

人文經典教我的事 1

一旦有了胸襟與視野

人文經典教會我「見識」

2004年第一場總統大選電視辯論會，人文教育大師黃崑巖問候選人連戰、陳水扁：「何謂教養？」這問題顯然難倒了兩人。黃崑巖說：「我想聽的，他們都沒有說出來。」之後，他以「談教養」為題出書，獲廣大迴響。

「教養」如風無形

黃崑巖曾引用英國詩人克利斯蒂納·羅塞蒂(Christina Rossetti, 1830-1894)的詩「誰見過風？」來形容教養。

「當樹葉顫動，樹低下頭時，你才會知道風正吹過。」

所以他認為，所謂教養，如風無形。雖然我們見不到風，但風卻真實存在。

我們的孩子每一天都在受教育，但成人世界所給與孩子的，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教養呢？

電影「海底總動員」裡，小丑魚尼莫(Nemo)被潛水員抓走時，並不知道他將住進一家診所的水族箱裡。他還以為自己身處大海之中，直到目睹自稱「食人魚」的小女孩，用力拍打水族箱玻璃，尼莫才明白，他已被困在四四方方的小框框裡；那是有別於大海的狹窄，也有別於父親溫柔關懷的冰冷。

我們的問題是，尼莫究竟知不知道，自己身處水族箱中，將來的生活已是截然不同於大海？而今天的孩子知不知道，他們所認知的教育世界，像極了尼莫的水族箱，四四方方、小小窄窄，沒有寬闊的視野，也沒有真實的情感，將來又怎能養成寬闊的胸襟、遠大的視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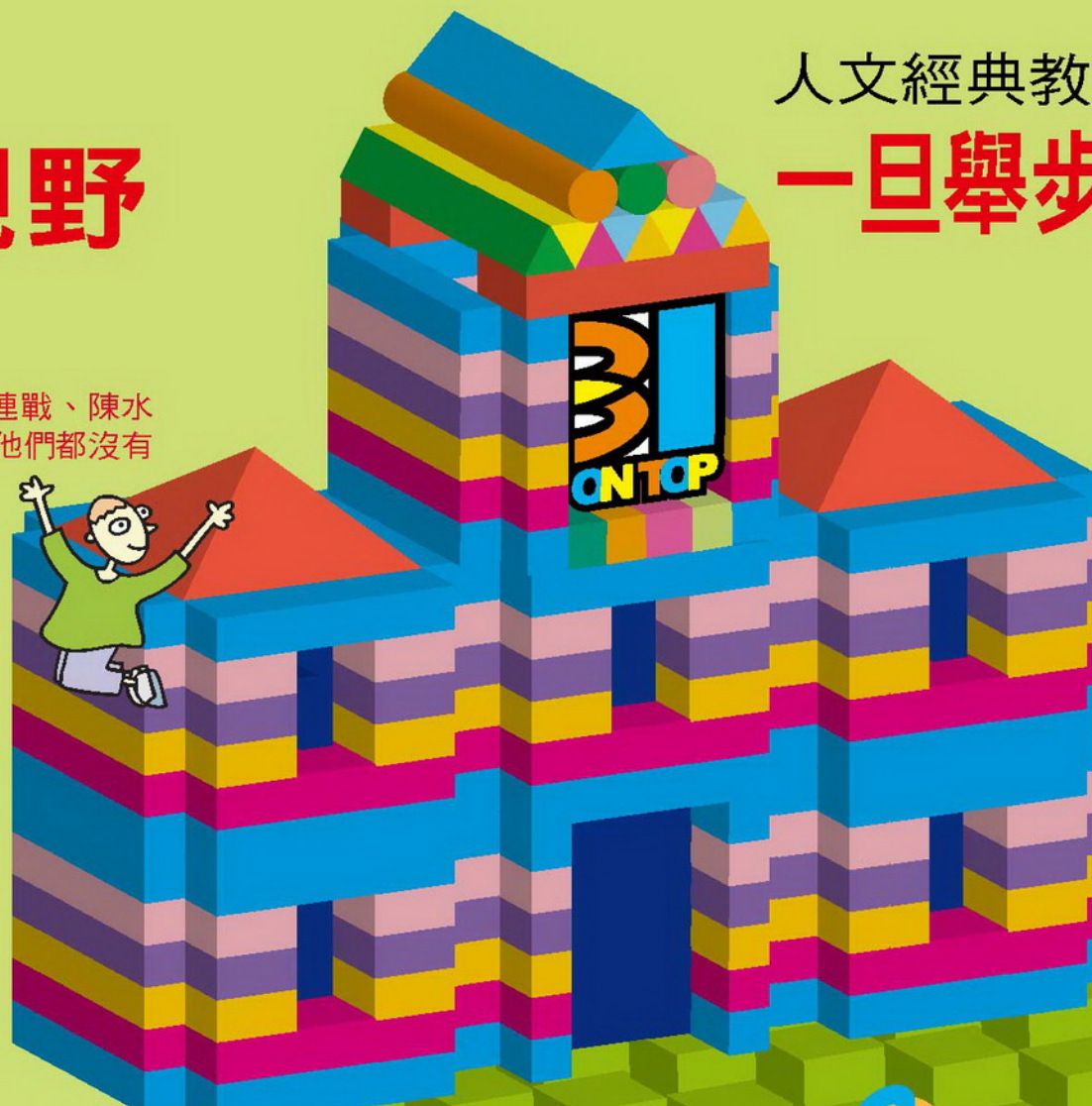
與人相交重在通權達變

「寬闊的胸襟、遠大的視野」是重要的，理由是，倫理「不可為典要，惟變所適」(王陽明語)，與人相交絕對不能遵行一成不變的規定；任何一種德行的表現，都不能是一種線性化的思想方式。原則，誰都知道，但難處，卻在於原則的

運用，必須從根本上考慮情境。情境是活生生地生發的，每次具體的表現，都無法根據一個現成原則來屢現執行。曾經被譽為「先生之力行為今世第一人」的清代巨儒顏元(1635-1704)，將皓首窮經斥為「率古今之文字，食天下之神智」的吞砒之舉。或許「吞砒之舉」說得誇張，但死背經典，往往會拘泥於規矩無法變通，卻是一不爭的事實。

正如美國著名的比較哲學家安樂哲(Roger Ames, 1947-)所說，中國人「行禮」如同「習字」，既遵循一定規範，又為個人自由創造留有餘地，例如，「嫂溺，則援之以手」，並非與「男女授受不親」相抵觸。甚至，連孺羊「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」，都被孔子視為具有「直在其中」的道德品質。

而唯有我們一旦有了胸襟與視野，才能有這樣的見識，能將人與人相處之道的「經」與「權」，互為表裡地聯繫在一起，這不才是真正的解經之道。



人文經典教我的事 2

一旦讀了神話

人文經典教會我「勇氣」

日常生活中，大人或者孩子總是那麼認真地「工作」著。而工作，總是帶著勉強。於是，大家免不了緊張，缺乏真誠，以及不真實感，為什麼會如此？因為，我們往往遵循了生命中錯誤的力量。

教育對於一個人而言，就是改正錯誤，繼而重新發掘出生命真正動力，這樣的課程，最有效果的，應屬神話了。

印度神話「羅摩衍那」的故事

印度有一個神話故事「羅摩衍那」，在印度家喻戶曉。

故事主人翁是羅摩王子，他經過幾次轉世，來這一世的目的是要現身說法，讓世人知道，人生在世，怎麼樣才算是理想的兄弟、丈夫、兒子、帝王、朋友，乃至敵人。

有一天，他的繼母皇后告訴他，大臣會議決定由他繼承皇位，次日就登基。當晚他和妻子整夜打坐，祈求上天賜給他力量治理國家。第二天他卻收到消息，繼母另有決定，他不能繼承王位。

不只如此，他還會被放逐到森林中十四年，期間不准回到城中，甚至連村莊也不能進。

我的生活因神賜給我榮耀而豐盈喜樂

想想看，這就像你今天接到一通電話，通知你中了大獎，贏得巨額獎金，明天卻接到另一通電話說搞錯了，你的心情會有什麼轉變？

根據故事原文描述，羅摩王子先是聽到他即將繼承王位，其後又接到通知要被流放十四年，他的表情毫無變化。因為他相信，神賜給我的榮耀，不會因為我要登上王位而增加，也不會因為我要被放逐而減少。此生，願我對神的榮耀生信，願我受彼引導。

這便是神話故事，這世界上很少人會鼓勵你，去做你想要做的事，他們要你繼續他們的旅程，但讀完神話後，你開始有勇氣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。

人文經典教我的事 3

一旦舉步虛空，於其中躑躅飲泣。

人文經典教會我「高度」

我們每一天所過的日子，似乎都只是一種庸俗的生活方式，每個人無不競相模仿其他人的喜好、其他人的價值觀、其他人的生活主題，人云亦云，亦步亦趨，從來不問自己的生存意義，自己要走向那裡。成年人如此，孩子更是如此，我們能怪他們嗎？從小到大，孩子所接觸的世界，就是如此庸碌。何曾有過典範，又何曾有人告訴他們

除了生存，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潛藏著浩然與獨特之氣。

美國文學作家、批評家哈洛·卜倫(Harold Bloom, 1930-)在其所著的書「西方正典」中曾說：

「是什麼將作者與其作品推上正典之階的？答案通常會隱指某種疏異性(strangeness)。」

「疏異性」，意味著人性之中，除了生存本能之外，還有著一種不甘於庸碌的「要求」，希望自己不要人云亦云，希望自己能有著更多的自己見解與覺知。換言之，內心的浩然與獨特是多麼的重要，很多人認為，莎士比亞所以能偉大不朽，箇中奧秘，有一部分係得之於他的某種淡然與冷漠。

莎士比亞，據他的朋友所描述，是一位和善，看來極為平凡的人：開通、親切、溫和、直率，可以和你輕鬆適意地喝上一杯。大家都同意他是一個心地善良、謙沖為懷的人。

人生的高度與廣度，透過文學家一一展現眼前。

這個創造出數十個主角和數百個配角的作者，似乎從不花一些精神創造個人的形象，真可說是位居西方正典的中心，卻無半點逼人氣焰的作家。我們不禁要問，是什麼因素促使他寫出如此驚人之作？我們上段所陳述「他的某種淡然與冷漠」又意味著甚麼？

哈洛·卜倫提出一個非常特別的見解，他說，托爾斯泰的後半生絕對比莎士比亞或其他任何一個人都要誠懇，但誠懇不是通往真理的唯一之道。文學安身立命之所，應如威廉·布雷克

所言，是介於人與真理之間的地方，這個地方是宇宙中的茫茫虛空，我們能於其中躑躅飲泣。

這一點，使他的作品樹立了高度，也樹立了廣度，使後代各色各樣的讀者，都能在各種角色中找到分析自己的機會，並從而看到自己的性格中，也如角色一般，具有著某種的倨傲不群。

